

《論語》文丛

曼殊大师之『吃』癖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《論語》
文丛

曼殊大师之『吃』癖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曼殊大师之“吃”癖 / 论语社编. —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15. 7

(《论语》文丛)

ISBN 978-7-5458-1125-4

I. ①曼… II. ①论… III. ①小品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民国 IV. ①I266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65547 号

策 划	薛 羽
责任编辑	张允允
技术编辑	丁 多
装帧设计	张允允

曼殊大师之“吃”癖

论语社 编

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)
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mm 1/32
印 张 6.625
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5458-1125-4/I.327
定 价 20.00 元

出版说明

《论语》杂志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重要的文学刊物。以其坚强的撰稿阵容,丰富的栏目话题,鲜明的“幽默”个性,在中国现代文学、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正如主编林语堂所言,《论语》办刊“大概有性灵,有骨气,有见解,有闲适气味者必录之”,“其景况适如风雨之夕,好友几人,密室闲谈,全无道学气味”,因而汇聚了鲁迅、周作人、郁达夫、林语堂、丰子恺、老舍等各路名家,充分展开现代散文书写的“闲话风”脉络,纵论东西,谐谑古今,取得了不俗的实绩至今不乏后来者追慕其流风遗韵。

本社在 2014 年重新影印全套《论语》,2015 年初选编三卷《〈论语〉漫画图鉴》之后,继续推出《明清的清算豪门案》、《过年日程》、《曼殊大师之“吃”癖》、《东京花见》、

《午睡颂》、《家之上下四旁》等六卷《〈论语〉文丛》，更集中呈现《论语》散文的眼界关怀、主题设定、篇章呼应及书写意趣，奉献一套兼具资料性、鉴赏性、可读性的精致选集，以飨读者。

文丛的分卷编选基本上按文章主题分类，但为丰富话题、平衡篇幅计，亦有适当通融。各分卷篇目原则上以《论语》登载先后为序，但个别分期载完的文章则汇总连篇，以便阅读。编选文稿除纠正个别明显文字讹误，或依现代通例酌情调整少数标点符号以方便读者外，基本保持初刊原貌。极个别因原刊印刷质量导致无法辨识的文字，则用缺字符号表示。

本册收录近现代名人见闻访问，逸闻趣事等方面的回忆追记，亦庄亦谐，刻画生动，如在目前，可补正史之未详，亦可观人物之风神。

上海书店出版社

2015年6月

目次

志摩与我	韩慕孙	I
读邓肯自传	语 堂	6
我所见的朱霁青	孟斯根	21
萧伯纳	邵洵美	33
读萧伯纳传偶识	语 堂	39
再谈萧伯纳	语 堂	48
看朴学大师讲学记	碍 哥	57
听朴学大师讲学记	老实生	59
鼎铭画室之过访	梁得所	63

《老残游记》作者刘铁云先生的

轶事	刘大钧敬述	69
宝阿夫人	吴世昌	74
纪念刘半农先生	亢 德	86
马克·吐温及其作品	黄嘉音	91
马克·吐温逸话	曙 山	101
马克·吐温逸话(续完)	曙 山	109
朱湘骂人	罗念生	114

溥仪印象记

..... Peter Fleming 作	古 信译	119
半小时访章记	周 劭	125
一位真正的幽默作家	邵洵美	134
曼殊大师之“吃”癖	稚 笙	140
朱湘书信集	罗念生	147
冒辟疆先生的晚年	舒 湮	150

杰根斯先生小传

..... Stephen Leacock 著	王一榴译	162
记废名和徐盈	高 翔	168

我的国文先生 梁实秋 175

朱佩弦无遗念

——甲子年游宁波日记

..... 俞平伯 181

关于冯玉祥先生 燕 南 186

记冯玉祥二三事 弘 贤 195

两个教授 臧慕莲 199

志摩与我

韩慕孙

我今天收到《论语》半月刊的信，说无论如何九月六号以前一定要稿子，这样一来倒把我难倒了。我原来想再写一篇书评，但一来像李石岑先生的《人生价值和意义》和何容同志的《政治工作大纲》这一类的杰作实在不太多，二来书评要想写得与所评的书一样地有精彩实在并非易事。同时要我写讽刺政治的文章，《论语》的主编者应该知道我是不会来的，因为我站在忠实同志的立场，决计不肯对于党国有所非难或指摘。

稿子总是要缴的——这又如何是好呢？有了，让我就拿我的亡友徐志摩作题目！

志摩是去年十一月里遭难的，所以我本想到了十一月再

做文为他周年忌的纪念。但仔细一想，实在没有什么大关系。这篇文章命名为“志摩与我”。志摩虽然是十一月死的，但我可是十月生的。既如此，就现在动笔，又有何妨。

我生在前清光绪甲午年的废历九月，屈指一算，现在已是快到四十岁的人了。我这四十年当中，只有一个知己，不消说，就是志摩，但如今他竟弃我而逝，呜呼痛哉！

我认识志摩是在北大。那时我已快毕业，志摩与我既是同乡，又比我年幼，所以总是不时到我的斋舍请教这样，请教那样。他在学生时代虽是个聪明活泼的小孩，不过太喜欢听戏，太爱修饰和打扮；因此我总是规劝他，叫他多读萧伯纳，少涂雪花膏。所以到了后来，志摩见了我，总是口口声声说，当时要不是我，他必定会堕落得不成样子。

大家都知道志摩是个新诗人，不过很少人知道他的新体诗颇得力于他早年旧诗的习作。我还记得他在北大的时候，作了诗词，总是拿来就正于我。我不惟修改他的诗，并且他每次作国文总是让我看过一遍，再交进去。他那种很诚恳，很虚心，而好学不倦的态度，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如在目前。

志摩在北大不久，就去留学欧美了。我呢，因为生计所迫，所以毕业以前，就在北平任教。教书余暇，我也写了好

一两篇短篇创作小说及新诗，向××杂志及××报文学副刊投稿。志摩在剑桥看见我那首《我的心弦在震动了!》的诗登载出来，曾写了一封信给我说道：“效文（附注：这是我的号）兄，像你这种 Lyrical 的天才，西方只有雪莱能够望你的项背。勉之哉!” 志摩呀，志摩! 你九泉有灵，应该知道我现在还是很感谢你的夸扬，并且对于诗的 Lyrical 兴味一方面还是在不断地努力。

民十二志摩回国以后，我们在北平差不多每个礼拜都要碰头。每碰头，他必定要朗诵他的新作，并且要问我：“效文哥，你看还有什么音节不和谐，或者用字不妥贴的地方? ……来，来，来，请你老实不客气的告诉我!”

本党北伐成功以后，我就南下到福建去作政治工作，同时因为事忙，三年以内，与志摩通信不到十次。民二十的夏天，我重来沪上，才又与他聚首，那时，他就告诉我他下学期就要回北大去教英国文学，同时他说与邵洵美，孙大雨诸人要办一个《诗刊》，叫我也来投稿。“效文哥，你近来为何不大发表你的著作? 我希望你的自信心还是坚绝如昔。我对于你十二万分的信仰，我知道你要是肯努力，将来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一定是不朽的!” 志摩说这话时，伸出了他那巨

灵似的手掌，使力地拍我的背脊，给我一种不可言喻的“烟士披里纯”——一种神秘得令我周身震荡的愉快和灵感！

我尤其记得的，就是去年十一月的一晚。志摩坐在我的书房里，烤着火炉，一面吐烟圈，一面翻阅我尚未出版的诗集。我在旁边，只见他点头，只见他击节。他的眼睛发出一种异样的光辉，那种出神的情形，仿佛孔子在齐闻韶的样子。

“效文哥，佩服，佩服，佩服之至。像你这个才是真正的诗！我那些比起来简直是一钱不值。我……完了……唉！”志摩叹了一口气。

“我……完了”——料不到以后这便成了谶语！

志摩，你的确是我唯一的知己！

一九三二·十月五号

附韩君来函——

语堂先生：

……（上略）前天我送与你关于志摩的一篇文章，不知可用否？若然，即请将标题改为“我与志摩，”费神处容面

谢。……（下略）

韩慕孙 十月八号

编者复函——

效文先生：

文已付排，题目不及改正，一俟第三期重印时再行更换何如？不过，弟意以不改为宜，即改，亦应改为“志摩”两字，再就“志摩”二字上做文章，说明效文哥的籍贯，生日，年龄，出处，学历，子女几人，牙齿几枝。

吾兄若能尽量如此做去，此文一出，一切思志摩之文可废。此复，即颂

撰安

语堂敬启 十月九日

读邓肯自传

语 堂

一

邓肯·以沙多拉 Isadora Duncan 不但是十九世纪第一跳舞艺术家，并且是人格伟大而很有文学天才的奇女子。看她《自传》的引言及末章，谁都不能否认这句话。我们只知道她是现代艺术舞的开创者，是现代女子服装解放的先锋，是复兴希腊美术精神运动的努力者，到读了她的《自传》（“My Life” Victor Gollancz，伦敦出版），才明明在我们心目前，浮泛出来一位光明磊落才气过人的女子，一位愤世嫉俗抱有大志的艺术家，一位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的革命者，而同时是极富情感，灵机颖悟，深好文学思想的一

个人。

谁也想不到在女子作品中，有这样的文字：——

这是如何希奇令人惊诧的事，要认识一个人，须经过一层皮肉，而发见一个魂灵，——经过一层皮肉，而发见娱乐，官感，幻景。啊！尤其是发见所谓幸福的幻景——经过一层皮肉，皮相，幻景——发见人所谓恋爱。（第三六四页）

这简直是尼采的笔调了。以下一段，也是带有尼采的风味，因为她是极端崇拜尼采的人：

恋爱之神异，在于其音调之高低，宫商之变易；一男子之爱与另一男子之爱相比，犹如听贝多芬的乐曲与听布岂尼的乐曲的不同，而那弹出这不同的节奏音响的乐器就是女人。我想一个女人只亲爱过一个男子，也像一个人只听过一个作家的音乐。（三六五页）

又如：

人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有谁能发见？上帝自己也要莫名其妙。统观这一切的悲欢离合；一切的齷齪与光明；这充满着欲火而同时又充满着气义，美丽的光辉的肉体——究是怎么一回事？上帝知道，或是魔鬼知道——但是我疑心他们俩也都在莫名其妙。（三六一页）

邓肯的文字是含有诗意，充满人生的神秘，是成熟满意的文字，因为她的一生是充满着诗意及神秘，因为她不但享过人生的艳福，也尝过人生的苦味，与李易安相似。以下一段，便是我所谓成熟满意的文字：——

世人只会吟咏春天与恋爱，真无道理。须知秋天的景色，更华艳，更恢奇，而秋天的快乐有万倍的雄壮，惊奇，都丽。我真可怜那些妇女识见褊狭，使她们错过爱之秋天的宏大的赠赐……（三七四页）

在一本素非文学作者的自传中，处处发见这种文字，这种感慨，真是意外的收获了。

邓肯的艺术舞，可惜当时没有电影代为保存。她一生的热诚，兴奋，欢腾，苦泪，尽在这本书中遗留给后世。我们读这本书，如看见一位天才女子的兴奋，热诚，沮丧，悲哀，苦笑，血泪。这是邓肯晚年的哀歌，也就是一切理想家的哀歌。

二

最近五十年欧洲艺术舞之产生，实由邓肯一人的魄力提倡而来。本来戏台上的跳舞，多半是 ballet 式的，总是一拍一跳，舞女束腰捏裙，只立在足尖，旋转翻滚。这种跳舞，已失了人类自然行动之美，成为一种女性的武艺罢了。从邓肯恢复希腊的艺术舞以后，舞术始得解放，才有基于人体上自然行动之美的舞术，也才有赤足露腿的近于希腊式的服装。就是现代西洋女子去了三五十年前的束腰短褂，而易以长身的外服，也一部分是邓肯的恩赐。就是我们中国小学生跳舞时两手作波动势，也是由邓肯某日在意大利 Abbazia 城看见椶叶在风中摇动得了神感而创设的。

凡事创设不易，要经过社会的非笑，不懂，误会，和盲